

□ 叶良骏

近日整理东西，一捆画轴里忽掉出只信封，仔细看，田林路，1988年10月22日寄，里面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是二幅国画。久违了，刘积彦老师！眼睛湿了。

先生教了我们三年美术。那时他很年轻，总是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头发溜光，口袋里露出的手帕白得耀眼，进他的宿舍，我从不敢坐，因为太整洁。

我对美术没兴趣，上课就偷偷看小说。先生介绍石膏像，说这是希腊鼻，那是“贝多芬”，教我们画素描。我一窍不通，脑子里常会编出故事，交上去的作业上没画，只有胡诌的诗句。

先生带我们去校外写生，他指着远处的袅袅炊烟，晚归的水牛，醉了似地说：“多美啊！”他先画起来，同学们也在挥笔，只有我捧着《简爱》看得入神。课后回校，他没见我画稿，又找不到人，吓得他一边报告教导处说我一定掉河里了；一边奔至河边带着哭声到处喊我。找到我时，我正捧着《简爱》流泪。先生一把拉起我，生气地说：“爱文学的人怎能不爱美术！”

我主编学校黑板报，各种文体都会写，但美术字、报头、补白小画都不会，没办法了，只好去找先生帮忙。每次去，他总是拒绝：“没空！”我知道他生我气，于是讨价还价，保证好好上美术课，一定按时交作业！他说：“谁会信你？”被缠不过，他就逼我现学。他画一个“报头”，我依葫芦画瓢，他写美术字，我也照描。被逼学了好多次，总算学到了点皮毛（现在我还会写美术字呢）。

这样，到了初中毕业，毕业典礼上，班主任发文凭，全班同学都发了，就我没有，他说：“你要补考！”啊？补考什么？“美术！”刘先生居然给了我“59分”，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可笑不出，一脚脚气呼呼地去找他，本想与他大吵一场，见先生在画画，不敢打扰。站了一会儿，先生发现了我，他说：“人生无处不美，学美术可以让你用心感受真善美，这样，你才能拥有美的生活。”我垂下头，一声不敢吭。在他的小屋，我生平第一次，非常认真地画了“希腊鼻”，才拿到了毕业证书。

我们高中毕业前，先生被遣送到宁夏的农场，音讯全无。在30年后的校友聚会上，不少老师历尽沧桑，面目全非，惟有先生依然西装革履，领带工整，风度翩翩，岁月雕琢了他的容颜，却未能改变他爱美的心，第二天，我感慨万分，给先生写了一封信，顺便提到了那个“59分”，感谢他教会我对美术的尊重。

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的学生，他的别名白彦，在当年画界颇有知名度，画作被很多人收藏。因某种原因，他不能以画会友，更不能售画谋生，只能在中学教美术，工资低，生活困顿，常常连宣纸也买不起，但他拒绝我任何形式的帮助。收到他的二幅赠画，我寄去了一点钱作为润笔，他不但退回，还狠狠骂了我一顿。

1997年，先生在上海去世。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手捧这两幅画，先生犹在眼前，清新素雅，直抵心田。也许这并不是画，而是与他一起经历的韶华。

封控在家的两个多月的日子里。看到碧绿生青的绿色保供青菜，舍不得吃。想做一锅咸肉菜饭的念头油然而生。转瞬间就把冰箱里仅存的咸肉与香肠切成小丁块煸炒后，再炒青菜，在熟未熟之际，将煮熟的米饭放入锅中，再放少许的猪油，过个五分钟打开锅盖。盛在碗里的锃亮喷香的咸肉菜饭又呈现在我的眼前，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饭菜合一，荤素搭配确实是最好的选择，虽然有换换口味之名，伴随着当时生活的无奈和苦衷，行节约粮食之实。早些年的菜饭里面只有青菜。特别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让这样的菜饭能够多些油水，母亲把猪肉上的油膘买来，放在铁锅里熬成猪油，

## 咸肉菜饭

□ 吉卫平

里的菜饭一股猪油渣散发出来的香味，已经饿的前胸贴后背的我，顾不上形象和尊严，狼吞虎咽地大口大口地吃了下去。还不过瘾，又悄悄地盛上一碗猪油菜饭偷偷地藏在小菜橱底层最里端，以备饿时之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慢慢提高，原来只有青菜的菜饭里面出现了咸肉的影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了生计在外奔波劳碌的我，吃午饭时，来到一家颇有名气的重油菜饭店，叫上了咸肉菜饭及与之匹配的黄豆骨头汤，美美地享受着这价廉物美的食物，心中有一种美滋滋的感觉。

咸肉菜饭伴随我成长，无论是缺油少盐的艰苦岁月，还是丰盈富足的美好今天。食物的意义不只是果腹，它不仅能挑逗人的味蕾，更能拨动人的心弦，还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咸肉菜饭这股清香而独特的滋味已经成为每一个上海人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的生活印象。

## 耕耘与收获

□ 南洋中学 高一(五)班 陈铱婷

付出并没有理想的成就与收获，可是只要有付出，并沉浸在这个过程中，那么结果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那个过程是有所价值、有意义的。

其实结果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我们的耕耘与付出，有时未必会得到相应的收获。但是我们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多或少的都会学到些什

么。可能是锻炼磨炼了自己的能力，也可能是掌握了一门新技能，抑或是增加了知识面等等。例如古今中外的科学家们，他们为了进行一项研究，可能花费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但是最终能获得成就是被我们熟知的科学家却凤毛麟角。虽然这些付出最后取得的收获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因为他们沉浸其中，也因为他们的热爱，这个过程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激励、鼓励我们的话。告诉我们要勤奋刻苦。虽然付出可能会没有相应的回报。但是如果不出付，是不会有所回报的。

而闻一多在《红烛》中所写到的“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则是表达了一种不在意最终结果如何，重要的是享受了过程中所带来的充实，有所付出就不遗憾的精神。

虽然也会有人反驳：“怎么会有人付出了很多却不在意是否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和回报呢？”我认为，其实对于收获，每个人对其界定都是不同的，可能一部分人认为表面上显现出的成就与功名就是收获；也有一部分人注重的是这个付出、努力的过程。他们认为这个过程中自己自身价值与能力的提升就是收获。无论是里面的哪一种，收获的前提都是耕耘，我们应该秉持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态度去激励自己、去努力；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太注重结果，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 葡萄(国画)

沈旅忠

## 特殊高考

□ 海巴子

都清楚，不啰嗦了。尽管疫情下学子们复习迎考得艰难和不易，但奔赴考场日子依然如期而至。说它特殊，或许没人反对。

记得前几年，与几位高三班主任闲聊，话题很自然就绕到了高考上面。他说，即使不考虑到那些复杂的国家治理的因素，高考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应该感受一次正经八百的竞争，国家投入如此庞大的资源，如此热切的社会期待，如此严密的规则，如此深厚的传统，就是希望孩子们考个好成绩。如果赢了，少年时代就可以赢得如此光彩；如果输了，少年也没有什么输不起的，但是至少赢得服气。

高考，加上古时候的科举，几乎就成了中国少年的成年礼，奠定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通过一番努力，向自己争取未来，向社会的公平要规则。所以，高考不仅是一场资格考试，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社会仪式。

### 题二 文理之辨

高考，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专业。从大类上，分为文科和理科。据一些走上职场

的大学毕业生向我吐槽，说我们文科生经常会产生自卑情绪。因为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文科知识都是虚头巴脑的东西，不像理科生，学到手里的都是颠覆不破的硬通货，丁是丁卯是卯。但每到高考这个节点，类似讨论焦点都放在了出路的问题上。拿企业裁员这件事举例子：其实很多大企业，裁掉的往往都是理工科生。

其实，文理分科，从学校一毕业之后，起初的区别并不很大。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对象是什么。如果是工科生，他们的工作对象是物、是代码等等，只要你知识积累够充分，马上就能上手干活，收入也不错。而理科生出身的不足，也往往与此有关，因为很多硬技能的淘汰率极高，需要理科生们不断地去做补充；而如果工作对象是人，是文字，刚开始可能感到茫然一片，无所适从，但只要足够耐心，有小火炖鱼头慢熬心态，他的价值就会慢慢释放，这种被称为“软技能”储备，就能减少被裁员的可能。所以，核心的区别不是文科还是理工科，而是能不能随着岁月增长，把自己的工作对象，从具体的物变成活生生的人，也就是把硬技能转成软技能。这样的能力，大学里是学不到的。